

第一章 重生不走老路

弘慶二十四年，涼王府。

今年冬天來得格外晚，大雪沉沉落了幾天。

涼王曲淮大婚不久，主院的門窗上還貼著大紅喜字，但貼得不甚牢固，忽而一陣冷風刮過，喜字輕飄飄墜到雪堆裡，沒一會兒就尋不見了。

錦沅獨自一人被困在空曠的房間裡，身上華麗的宮裝髒汙皺褶，白細的手腕被人高高吊起綁在床頭，掙扎間髮髻散亂，珠環散落床上，且門上掛著鐵鎖，無處可逃。

她從來沒有這麼狼狽過。

錦沅是渝南王錦川穹獨女，錦家世代從軍，軍功壘起來怕是比金殿上的龍椅還高，且他是曲朝唯一的異姓王，兼任輔國將軍，常年鎮守渝南邊境，手握五萬精兵。更別提錦沅的親小姨是當朝皇后，錦沅自十三歲起就住在柳皇后的驕雲宮，被封為啟蘊郡主，和其他皇子公主一起長大，她曾在朱雀大街打馬而過，也曾在宮宴上一笑傾城。

當年皇上剛為她和曲淮賜婚的時候，曲淮曾在京城最高的望江樓上向她當眾表白，京城裡不知道多少少女豔羨嫉妒。

卻沒想到今日跌落雲端，被人這樣踐踏。

從前的所有恩愛，不過是曲淮多年來精心籌謀的一盤棋罷了。

錦沅眼眶盈滿了淚水，卻不肯低頭讓淚水流下來。

就在這時，門外忽然傳來鎖芯轉動的聲音，曲淮負手走進內室，最終停在床前，他身上還穿著早朝時的朝服，挺拔貴氣，此時居高臨下地打量著錦沅，更顯得她狼狽不堪。

「阿沅，自己一個人待著怕不怕？」

曲淮的聲音一如既往的溫和，錦沅卻能敏銳地分辨出掩藏在深處的快意，她沒有說話。

曲淮其實根本不在意她回不回答，反正在他心裡，她已經是個死人了。「別急，妳很快就能下去陪妳爹娘了。」

錦沅死死地瞪著他，目眦盡裂，指甲陷進手心，幾乎要掐出血痕，「果然是你！曲淮，從一開始你就是在利用我，利用錦家！」

「沒錯。」曲淮並不否認，他伸出手撫摸錦沅散亂的頭髮，一下一下，動作異常輕柔，「阿沅，要怪只能怪皇上眼裡只有太子，要怪就怪妳家握著兵權！正好，我需要兵權。」

說著，他的手指順勢滑到錦沅的下頷，虎口鉗住她的下巴，另一隻手端起早就放在床頭的藥碗，對著她的嘴將藥汁強行灌進去。

那是一碗泛著腥味的牽機毒藥，濃郁的味道嗆得錦沅不斷乾嘔，卻怎麼都掙脫不開。

最終，她認命了，不再拚命掙扎，泛青的手指無力垂下，緊接著她感覺到心口劇痛，鮮血從口中噴出，將身上朱紅色的衣裳染得更紅，她的意識在漸漸抽離，開

口卻說不出半個字來。

她像一條腐爛的魚。

眼見她終於消停了，曲淮勾起一抹殘忍的笑，他輕柔的撫摸著她的脖頸和眼睛，低聲道：「阿沅，不怨本王，是妳該死！」

隨著這句話一同落下的，是錦沅雲朵一樣飄忽的意識，逐漸從身體抽離，沉沉地陷入黑暗之中。

二月春風徐徐吹過，捲起新嫩的枝葉，拂開冷冽寒冬，迎來萬物逢春。

一頂軟轎從驕雲宮行出，拐進狹長安靜的甬路，一時間只能聽到轎夫腳底咯吱咯吱的踩壓聲。

轎子裡溫暖寬敞，倚著轎壁的錦沅卻睡得不安穩，捲翹的羽睫不住顫抖，秀美的彎眉緊蹙，她單薄的身子縮在氅衣裡，顯得更加清瘦，她閉目低喃，不知夢到了什麼，聲音倏地提高，「父王——」

轎外隨行的婢女芳苓聽見驚叫聲，連忙讓轎夫停轎，敲了敲轎身，關切道：「小姐，您沒事吧？」

深陷夢中的錦沅似乎聽見了動靜，閉目掙扎許久，終於驚醒，睜開了眼睛，最先入眼的是一片青灰色的圍簾，她怔愣了好一會兒，久久無言。

轎外的芳苓沒等到回應，略提高聲音又問了一遍，錦沅這才回過神來，穩了穩心神，試探喊道：「芳苓？」

芳苓鬆口氣，「小姐，奴婢在呢。」她的聲音年輕活潑，隔著簾子都能聽出她聲音裡帶著笑意。

錦沅直起身子，遲疑著伸出一隻手，將圍簾掀開一角，正好能看見兩側漆紅的牆和跪伏在兩側的宮人。

眼前的景象實在太過熟悉，這不是在涼王府，是在皇宮！

自從她和曲淮訂婚之後就搬回渝南王府住了，如今怎麼會在宮中？而且她不是已經死了嗎？

錦沅將簾子完全撩起來，不動聲色地問道：「咱們……這是到哪了？」

芳苓老實答道：「已經出了永巷，再用不了一盞茶的時間就能到坤輿殿了。」

錦沅呼吸一滯，手指發涼。

坤輿殿是皇上平日召見朝臣的地方。她雖是柳皇后親眷，但畢竟是臣子之女，理應遠離前朝，而此生她唯一一次走進坤輿殿，就是皇上為她和曲淮賜婚的那一天。錦沅細長的手指緩緩收緊，握住簾布，骨節泛青。半晌她收回手，將被風吹得微涼的手背貼到臉上。

是有溫度的。

這一切都是真實的，她沒有死，而且還重生了，回到了她和曲淮被賜婚的那一天。錦沅微涼的手背上移，蓋住一雙發酸的眼睛，輕聲吩咐道：「我知道了，繼續走吧。」

轎身很快被抬起，錦沅透過窗子的縫隙盯著外頭的紅牆綠瓦，思緒很快飄回前世。弘慶二十一年，她父王領命平夷嶺之亂，卻在中途被人誣陷通敵叛國，一時間滿朝討伐，連一直對她父王信任有加的皇上都隱隱有些動搖。

當時，只有四皇子曲淮站出來說話，殿前死諫，求皇上仔細調查。也正是如此，她父王得以洗刷冤屈，渝南王府百年清譽才能夠保住。

真相大白之後，皇上做主將她賜給曲淮為正妃，兩人很快大婚，當時的她對曲淮滿懷感激。

現在想來，這件事恐怕也是曲淮的算計。

她和曲淮新婚不到三天，父母和兄長啟程要回渝南，正逢南邊的燕奚族趁機犯亂、殺人奪糧，父王轉道去平亂，卻被設計圍困，全家遇險。

錦沅聽得此事之後，慌得六神無主，忙去求曲淮。

曲淮沒讓她失望，立時請命，親自帶兵增援。

然而，燕奚之亂雖然被平定了，她的父王卻沒能堅持到援兵趕到。曲淮最終只帶回了她父母和兄長的遺體，錦家自此只剩下她一人。

這一切都發生得太快，她當場昏死過去。等她再醒來，京城已經變了天。

之前一直在渝北監軍的太子曲游一回京就被皇上大罵一通，並禁足宮中，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

大家都說，榮盛多年的太子失了聖心。

沒過多久，往日並不出眾的曲淮卻被封為涼王，綏定遠將軍，接管五萬錦家軍，從此乘風直上，成了皇上最寵愛的兒子。

錦家從雲端跌落，而她的父母兄長，還有她自己，都成了曲淮奪嫡路上的踏腳石。錦沅闔上雙目，臨死時的絕望彷彿鑽進了骨頭裡，那毒藥滑過喉嚨的痛苦彷彿仍在灼燒著她的心臟，她渾身發冷，極致的恨意幾乎把她整個人撕裂。

上天垂憐讓她重活一世，如今尚未賜婚，一切都還來得及。

這一次，她絕不會再讓曲淮得償所願！

一行人很快到了坤輿殿，錦沅扶著芳苓的手下了轎，便有引路太監殷勤地湊上前來。

大殿明亮富麗，殿前守衛森嚴。

縱然已經有了心理準備，但看著這座熟悉的宮殿，錦沅心中還是忍不住狠狠打了個哆嗦。

皇上是在偏殿召見錦川穹，除此之外，曲淮也在。錦沅在俯身行禮的間隙偷瞄他一眼，英挺俊秀，笑容和煦，和前世那個滿懷算計的曲淮簡直判若兩人。

錦沅半垂著眼眸，用盡全部力氣才壓下心中的恨意。

接下來所發生的一切都和前世一樣，皇上沒有繞彎子，在錦沅行禮時就叫她起身，「阿沅不必多禮。」他淡淡地打量著她，「朕知道妳還未訂親，有意把妳許給四皇子，妳說如何？」

一旁坐著的錦川穹顯然早就知道了皇上的意思，聽了這話並沒有太大的反應，只

嘴角緊緊抿著，一言未發。

皇上說是有意，但實際上誰又敢拒絕聖上賜婚呢？

看著錦沅站在中央垂手不語，曲淮的面上飛速劃過一絲欣喜，他從椅子上起身，跪下謝恩，「兒臣謝父皇賜……」

然而還不等他額頭觸到地面，就聽到咚的一聲悶響，錦沅毫無預兆地跟著跪下去，打斷了他的話，「皇上，恕臣女不能從命！」

她的聲音不大，卻格外鏗鏘有力。

此言一出，殿內一片死寂，不只曲淮和皇上僵住了，連錦川穹都驚到了，連忙出聲低斥，「阿沅！不得無禮。」

皇上有意無意地瞥一眼錦川穹，很快收斂了面上的震驚，他再度看向錦沅，緩緩問：「哦？為何？」

錦沅的手指輕輕抓著裙邊，面不改色道：「回皇上，臣女心中早有心悅之人。」聽了這話，皇上明顯不悅，皺眉問：「心悅之人？說給朕聽聽，朕倒想知道是誰能比朕的皇子還優秀。」

錦沅仰起頭，唇邊綻開一個嬌羞的笑，語氣卻一點也不含糊，「是太子殿下。」眾人皆譁然，錦沅像是怕人聽不清似的，重複道：「臣女心悅太子殿下，所以不願嫁給四皇子！」

太子曲游是文慧皇后所生。文慧皇后是皇上的結髮愛妻，她薨逝之後，皇上把對她的憐愛盡數傾注在太子身上，少時立儲，異常珍視。

毫不誇張的說，眼下在皇上心中，其餘眾皇子加起來的分量也敵不過一個太子殿下。

雖說錦沅到如今也不能全然猜透皇上為她和曲淮賜婚的真正意思，但當兵權和皇子牽扯到一起的時候，絕不會是什麼好兆頭，她這時候拖太子下水，皇上一定會慎之又慎。

皇上沉下眸子，緩慢地點了點頭，「原來是阿游啊……」

四皇子和阿游，光是稱呼就已經分出了親疏遠近。

錦沅微不可察地側了側頭，余光看見身邊的曲淮臉色一陣青一陣白，十分難看，她趁勢再添一把火，「臣女愛慕之心此生不變，還望陛下成全。」

以她的身分，嫁給太子會是正妃，也就是未來的皇后，更何況太子遠在渝北監軍，將近半年才會回京，皇上絕不會在這個時候妄下定論的。

果然，皇上聽了這話臉色霎時變得十分難看，太子的確出眾，但太子妃絕不能是錦家的女兒，母族勢力太盛，性子也不夠乖巧。

皇上在心裡評點一番，隨後道：「阿沅真是少年心性，朕喜歡。」

這就是明擺著要岔開話題的意思了，錦川穹神色微動，連忙接話給皇上鋪臺階，「讓皇上見笑了，臣管教不嚴，還望陛下不要放在心上。」

皇上擺擺手，「小孩子玩笑罷了。」接著又道：「也是朕心急了，阿沅還小，再等幾年訂親也無妨。」

曲淮再也無法保持沉默，急道：「父皇！」

皇上只當沒聽見，大手一揮道：「渝南王一家好不容易回京團聚，朕就不再多留了，跪安吧。」說完就徑直移駕去了後宮。

錦沅走到父王身邊，一起出宮回府。

錦川穹上次見到女兒是去年，一晃眼好些日子不見，真是長大了。

他沒有再提方才賜婚的事，溫柔地拍了拍錦沅的肩膀，歎道：「走吧，妳母親在府裡等著妳呢。」

錦沅感受著肩膀上傳來的溫度，眼睛不爭氣地一紅，她重重地點頭，心裡發誓，絕不會再讓前世的悲劇上演。

殿門外早早為他們備好了軟轎，錦沅等錦川穹先坐好，才往後面的那一頂走去，卻沒想到曲淮竟然不死心地跟了出來。

「阿沅！」曲淮披著狐裘，站在簷下高聲喊道。

錦沅腳步一頓，站在轎旁回頭看他。

曲淮迎著料峭春風走到她面前，面容略帶幾分失落，說：「阿沅，妳真的喜歡太子嗎，從前為什麼沒有聽妳提起過？妳是不是不想嫁給我？」

他的語氣近乎乞求，但錦沅神色絲毫未變。

錦沅在邊境長大，身上沒有一點京中貴女的溫柔淑雅，她大哥一度懷疑她嫁不出去。直到進了京，她身上的野勁兒才逐漸收斂。

她本就是尊貴驕傲的出身，又有一張傾城的容貌，京城裡就沒有哪個年輕的少年公子不喜歡她。

後來父王被人誣陷，曲淮可以說是錦家的恩人，所以她在他面前，從來都是順從感激的。

那時她總是害怕有人會對她指指點點，會因為她的言行去質疑她父母，質疑整個渝南王府。

但如今她想明白了，真正想置你於死地的人，是不會因為你的改變而收斂的。

曲淮看著她，半垂著的眸子如刀鋒一樣寒涼。

他本以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卻沒想到錦沅竟敢當堂拒婚，還當著他的面說喜歡曲游。

曲淮不由自主地握緊了掩在袖內的手，他自小就活在太子的陰影之中，明明同年同歲，境遇卻如此不公！

錦沅微微勾唇，抬眼去看曲淮，語帶為難道：「四皇子，方才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，我的心中只有太子，你還是莫要糾纏了。」

兩人相對而立，周身站著許多隨侍，錦沅的聲音不高不低，正好能傳進在場所有人的耳朵裡。

曲淮臉色鐵青，只覺得自己的顏面被她踩在腳底狠狠踐踏，可他如今無勢無權，得罪不起錦家，只能強忍住怒氣，勉強給自己挽回幾分尊嚴，「是我思慮不周，阿沅莫怪。」

錦沅沒再多看他一眼，彎腰上轎，冷淡吩咐道：「回府吧。」

圍簾放下，軟轎穩穩抬起，曲淮捏緊拳頭後退兩步，眼睜睜看著錦沅的軟轎從他

面前走過，臉色異常難看。

皇上賜婚是天家恩典，自古以來從沒有人敢拒絕，更遑論錦沅在大庭廣眾之下二度拒絕了四皇子。

這事兒就像長了腿一樣在宮裡宮外迅速傳開，朝中大臣都等著渝南王這回徹底得罪聖上，一朝倒臺。

可沒想到接下來所有上書彈劾渝南王的奏摺都被壓下，皇上就像沒事兒人一樣，照樣厚待渝南王府，還給世子錦程升了官銜。

眾人由此也就明白了皇上的意思，再沒有人敢在朝堂上議論此事。

可民間的議論卻止不住，尤其是那些想嫁進皇家的貴女。

錦沅沒興趣出門去聽人議論自己，在王府裡一連悶了五六日，直到二月初七這天。

她坐在馬車裡，妝容精緻，衣飾也十分明麗，手裡握著一紙薄薄的請帖。

這是前幾日安慶侯陶家送來的，陶老夫人六十大壽，給渝南王府送了帖子。

渝南王妃知道錦沅不想出門，沒有勉強，只派人把帖子送到她房中，她當時並未在意，今日隨意一瞥才知道是陶家的壽宴。

錦沅倚著軟枕，闔上雙目又想到了前世的事情。

皇上為她和曲淮賜婚後不久，再次為她大哥錦程賜了婚，妻子正是安慶侯府大小姐陶見柔。

陶家書香世家，門風清正，和渝南王府倒是門當戶對，可也正因為如此，陶見柔自小文秀柔弱，家裡哪捨得她嫁到渝南邊境去。

當時錦沅還對一直拖延婚期的陶家很不滿意，可在最後，陶見柔亦死在那場禍亂之中。

陶家雖然傷心痛惜，仍是給當時伶仃一人的錦沅遞了信，明確表示兩家姻親不斷，若有需要，一定相助。

儘管後來錦沅很快就被曲淮毒死，可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她時刻銘記。

這一世重生之後，由於她拒絕了皇上賜婚，兄長的賜婚也跟著沒了影，但陶老夫人的壽宴她不想推辭。

錦沅出門時有些晚了，等到安慶侯府的時候，門前已經停滿了各家前來赴宴的車馬。

母親一早就出了門，這會兒估計到了有半個多時辰了。

錦沅不想聲張，跟著引路的小廝進了後院之後，便道：「我自己進去就行了，回去當值吧。」

芳苓給他塞了幾錠碎銀，小廝連連行禮，「謝郡主賞！」而後歡喜地離開了。

錦沅從前來過幾次安慶侯府，可印象不深，一路走走停停，七彎八拐地不知走到了哪裡。

她怕走到夫人小姐們住的內院不禮貌，想尋個丫鬟指路，卻連個影子都沒見著。

正感到奇怪，就聽見院牆另一邊傳來一道輕柔的女聲，「多謝善文公主關懷，我

已經沒事了。」

善文公主雖是公主，卻不是皇室女兒，她名唐輕竹，是文慧皇后唯一的侄女，關係親厚，文慧皇后在世時，她便被封為郡主，文慧皇后仙逝後，皇上又破例將她封為公主。

唐家低調，如今甚少在人前露面，她怎麼來了？

錦沅有些好奇，卻沒興趣聽牆根，轉身欲走，就聽見另一道稍顯刻薄的女聲響起，

「公主還說呢，今天諸家都來給老夫人賀壽，不就有人沒來？她如今風光了，可就算向太子表白又如何，真以為自己能成為太子妃嗎？」

錦沅本就因為出色的容貌和家世而惹人羨慕，如今又當眾拒絕了聖上指婚，哪能不讓其他人忌恨？

錦沅本不想惹事，奈何人家就差指名道姓把手指頭戳到自己臉上了，她往前走了幾步，大大方方拐了過去，一臉無辜地看向眾人，「是在說我嗎？」

陶見柔前些日子微感風寒，一直悶在院子裡養病，今日也只是一早去向祖母磕了個頭，並未出席宴席。

幾個從前還算交好的姑娘聽說之後，便結伴來院子看她，一時說起閒話，結果正落進人家耳朵裡。

陶見柔是主人，這會兒見到錦沅難免尷尬，剛要說些什麼緩解氣氛，就聽到唐輕竹道：「原來是啟蘊來了，別生那麼大的火氣嘛，胡妹妹也是心疼見柔，誤會了。」

錦沅封號是啟蘊，卻很少有人這麼稱呼她，唐輕竹這麼一叫，莫名就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意味。

可她仍是溫和端莊的，尤其是站在一臉驚慌的胡明玉身邊，更顯高貴。

胡明玉的父親只是個三品官，她平時哪敢招惹錦沅，但如今站在唐輕竹身邊，似乎有了底氣，立即辯駁道：「我又沒說錯，老夫人壽宴也要遲到，還真是有恃無恐啊。」

唐輕竹蹙起秀眉，嗔怪道：「不可胡說，啟蘊怎麼會這樣無禮呢？許是有什麼事耽擱了。」

明裡在替她說話，實際上卻直接給錦沅坐實了無禮的名頭。

胡明玉哼了一聲，意有所指道：「公主就是太善良，不知道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天家賜婚都敢拒絕，今日陶老夫人壽宴，恐怕更入不得她的眼！」

唐輕竹眸中有嫉妒一閃而過，溫聲道：「胡妹妹想多了，太子婚事何等重要，不是說兩句就能成的，我們還是不要妄議了。」

繞來繞去終於繞到正題上，錦沅緩緩踱到幾人面前，「拒婚之事過去這麼久了，我以為四皇子都要忘了，卻還是有人頻頻提起。」她看向唐輕竹，「善文公主，妳說這提起之人是眼饞嫉妒呢？還是不安好心，非要戳四皇子傷疤呢？」

這話該怎麼答？唐輕竹一時語塞。

錦沅接著道：「若是前者，我覺得還是算了，畢竟家世容貌擺在這兒，後天再努力也沒用；但若是後者呢，那便好自為之吧。」

胡明玉這回就算再蠢，也能聽出錦沅是在諷刺自己，當即惱羞成怒，漲紅了臉就

要上前理論，可階下還有未化的積雪，她一個重心不穩，就要朝下栽去。幾人旁邊是一口碩大的青瓷魚缸，天氣尚寒，裡面沒擱魚，光有一缸水。眼看著要栽進缸裡，胡明玉本能地想要拉住身邊的人，卻發現原本站在一旁的唐輕竹不知何時已經站在幾步之外，現在離她最近的是錦沅。

錦沅本來沒那麼多善心要扶住她的，可今日是陶老夫人的壽宴，魚缸冷硬，真磕上去定會出亂子，錦沅不想事情鬧大，電光石火間還是決定伸手扶她一把，可惜來不及。

然而下一刻，有人先她一步將魚缸一腳踹開。

撲通一聲悶響，胡明玉摔在地上，痛得表情扭曲眼淚都流出來了。

錦沅的心莫名狂跳起來，下意識回過頭，正對上一雙浸著薄怒的眼睛，下一刻，肩背一暖，一件繡著四龍紋的玄色披風裹到肩上，男人溫熱的手指無意間觸到她的頸側，帶起一串細密的靜流。

曲游穿著一身竹青色窄袖織錦長袍，將腰身和肩背都凸顯出來，清瘦卻不單薄，修長挺拔，盡顯貴氣。

不過，比周身氣質更吸引人的還是出挑的樣貌，他的五官深邃漂亮，尤其是那一雙澄淨的桃花眼。

本該是十分惹人親近的長相，但因著性子過於冷淡，氣勢凌厲迫人，以至於原本溫柔多情的桃花眼都彷彿要結出冰來。

唐輕竹在看見曲游給錦沅披衣服的瞬間，一口銀牙幾欲咬碎，忍不住出聲喚他，「表哥！」

曲游冰冷如寒刀的視線從唐輕竹身上掠過，雖一言未發，可壓迫感十足。

唐輕竹也終於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十分失禮，忙跪下行禮，「太子殿下。」

胡明玉摔跌在地，衣裙沾染了塵土，臉上掛淚，胭脂都哭花了，見到太子更是羞憤得不敢抬頭，帶著哭腔道：「小女子參見太子殿下，謝殿下方才搭救之恩。」

曲游沒叫起，反而問：「妳方才是要做什麼？」

聽了這話，胡明玉當即心一凜，她是因為想推錦沅才自己跌下臺階的，難不成太子殿下全都看到了？她不敢撒謊，又不敢說實話，支支吾吾半天。

曲游沒了耐心，「見澤，你是主人，這事該你來辦。」

錦沅這才看見安慶侯府的世子陶見澤一直站在曲游的身後，而且看位置，方才那魚缸應該是他踢開的。

陶見澤從前是太子伴讀，哪會不懂這話是什麼意思，當即一拱手，「讓殿下受驚了，在下這就派人去請胡夫人過來。」說著，還真招呼了一個小廝過來。

胡明玉沒想到太子竟不給她半點臉面，忙哭求道：「不要！太子殿下，我知錯了，都是我動了心思，再也不敢了……」淚水不要錢似的滾出眼眶，和塵土混在一起，在臉頰上形成一道道髒汗。

人畢竟是唐輕竹帶進來的，她看著胡明玉這副狼狽的樣子，肩膀微微顫抖，生怕自己方才故意避開的動作也被瞧見。

胡明玉卻把她當成救命稻草，抓著她的手臂拚命求道：「公主，我真不是故意為

之的，只是一時衝動，您不是太子的表妹嗎，替我求求太子吧！」

唐輕竹騎虎難下，剛要硬著頭皮開口，曲游冷如寒冰的目光卻掃了過來，直把她盯得脊背生出冷汗，他才緩緩道：「今日是陶老夫人的壽辰，孤不想鬧大，但也不想再看見妳們，懂了嗎？」

不想再看見的意思就是，以後所有宮宴都不能出席了。

可胡明玉哪敢不答應，連聲應是，最後還要謝太子開恩。

唐輕竹當然不情願，她自幼愛慕曲游，只要他出現的地方她從不錯過，如今他卻直言不想看見她，這讓她怎麼能接受？

可她又不敢違背他的話，只得含淚點頭，回應的嗓音又軟又委屈，企圖喚起他最後一點憐香惜玉之情。

曲游卻根本沒看她，而是轉過身看向站在身側的錦沅，神情未變，語氣卻柔和了許多，「孤這樣處置如何？」

唐輕竹聽了這話幾乎要嘔出血來。自詡高貴的她跪在地上，得不到分毫憐惜，而毫髮無傷的錦沅卻能站到他身邊去。

錦沅一怔，乖巧地點了點頭。

少女本就纖細，裹進寬大的披風裡更顯瘦弱，曲游黝黑的眸色一動，領口下的喉結滾了滾，吐出三個字，「那走吧。」

陶見柔一早就被人扶回屋子裡休息了，胡明玉和唐輕竹則是被府中下人強行請走，錦沅左右看了看，發現曲游身邊只剩下自己和陶見澤，她指指自己，「殿下是說小女子嗎？」

曲游反問：「不然呢？」

錦沅想說陶見澤，卻見他飛快地行了一禮，隨即消失在兩人面前。她瞪大一雙眼睛，問：「陶世子怎麼走了？」

曲游搭在身側的手指一頓，眸子微微眯起，「妳找他有事？」

「若不是方才陶世子出手，跌倒的可能就是我了，只是想說聲謝謝罷了。」

兩人原本是邊走邊說話的，聽見這話之後，曲游倏地停住腳步，似笑非笑問：「這就值得妳一聲謝謝，那孤呢？若非孤吩咐，他又怎麼會來得這樣巧？」

雖然不知道是哪句話說錯了，但錦沅還是敏感地察覺到他的不悅。她跟著停住，仰頭去看他。

從她的角度看過去，正好能看到曲游冷峻的側臉。

他的皮膚極白，眉目極冷，幽黑的瞳仁像是寒冬的湖水，又像是一口冰藏百年的深井，看一眼便要凍死，陷進去便是深淵。

錦沅不可抑制地抖了抖睫毛，在心裡暗暗唾棄自己的見色起意。

她掩飾一般地咳了兩聲，沒回答他，反而轉移話題問：「殿下何時回京的？京中竟沒有一點消息。」

其實這句話她在一見到曲游的時候就想問了。

按照上一世的時間線，他應該要到十一月才會回京，現在才二月，莫非是出了什麼她不知道的大變故？

抑或是他也是重生的？因為知道曲淮將來會得到渝南王府的兵權，和他爭奪皇位，所以特地提早回京，防患於未然？

錦沅心裡惴惴，根本不敢抬頭直視對方的眼睛，也就沒有看到他如春水一般溫柔的眸光。

曲游近乎貪婪地打量著眼前的少女，她個子高了，模樣也長開了，眉廓整齊修長，杏眸水潤明亮，皮膚白皙，模樣明媚嬌俏。

曲游自去年年末到渝北監軍之後就甚少回京城。他是太子，肩上壓著整個曲朝的未來，可他當初主動請命離京，實際上卻是為了心中的一點私念。

他只想著把太子這位置坐得再穩一點，讓父皇對他再放心一點，只有這樣，他才能娶到自己心儀的女子，才能讓最不适合當太子妃的錦沅嫁進東宮。

可是他沒料到曲淮竟然趁他不在算計渝南王府，並設計求娶錦沅。

他臨行前在京中留下不少暗線，但在接到消息之後，回京路上出了一些意外。原本是怎麼都趕不回來的，可沒想到錦沅竟會當眾拒婚，還直言不諱地對他表白……

曲游的唇角微不可察地翹了翹。

他很清楚自己不過是她拒絕曲淮的擋箭牌，但他心甘情願被利用。

錦沅能有當日舉動，說明她知道曲淮不懷好意，並且已經起了警惕之心，而他要做的就是護住她，再不讓她受到一絲一毫的傷害。

遲遲沒等到回答，錦沅疑惑抬頭，曲游迅速斂去眸中情緒，半真半假道：「順路而已，過些日子還要回去，渝北情勢不穩，我不能離開太久。」

曲游此次回京並未張揚，回宮向父皇覆命時也是拂曉時分。

壽宴人多口雜，不是說話的地方，因此那日錦沅和曲游並沒有交談太久，她就到置辦宴席的花廳去尋她母親了。

可是就算後來她極盡低調，這件事還是傳出去了，又因為旁人不知道太子也摻和在裡面，大多數人便直接把髒水潑到她頭上，有說她不顧姿態當眾掌摑胡家小姐，還有說她把善文公主推到河裡，心狠手辣的樣子把陶小姐嚇得臥床不起……

芳苓聽見這些流言的時候，白眼都要翻上天了，「外面的人傳瞎話倒是繪聲繪色的，不知道的，以為他們當時都在缸裡看著呢！」

錦沅自父母回京之後就再沒進過宮，成日窩在房裡偷閒，她沒個正形的倚在榻上看話本，「理會這個做什麼。」

芳苓趴過來，對她這敷衍態度很不滿意，「小姐，您現在在外人口中都成了母老虎了，會不會影響以後的婚事啊？」

錦沅推開她的額頭，「我本來也不想訂親。」

話是這麼說，但莫名的她竟想到了曲游。

她十歲那年初見曲游，那時他十三歲，穿著鐵紅色的鎧甲，手執長劍，在她父王的帳中聽他講當日的軍情。

直到如今，他們已經認識六年了。

上一世她死得太早，也不知道最後到底是誰登基成了新帝。

皇上子息不盛，目前只有四個皇子，其中五皇子和六皇子尚未長成，怎麼看都沒什麼機會，只有曲淮……

錦沅握著書脊的手指漸漸收緊，水蔥似的指甲將書頁劃破都沒有意識到。

她很清楚，渝南王府看著輝煌，實際上不過是一座冰上的火堆，火焰越旺，底下的冰化得越快。

如果想在冰上長久地站住腳，就只有把火熄滅，而她父王手裡的兵權就是那把火。

錦沅眸子暗了暗，起身下床，問芳苓，「父王還在兵部嗎？」

這些日子錦川穹一直在兵部跟著查看過往幾年的軍帳。

芳苓道：「半個時辰前就已經回府了。」

外間太陽已經到了正頂上，錦沅坐到梳妝檯前，「收拾一番，一會兒去給父王和母親請安。」

Crescent